

我曾有机会随中国文联的几位艺术家走访北欧数国,行程的尾声很轻松,没有官方活动,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自行决定。几位艺术家选择了参观当地艺术社团。因为我的职业跟文学沾边儿,领队问我想不想去一所高校,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十八位文学院士中唯一的汉学家,就是那所高校的教授,可以安排一次座谈。

那些年,国内文坛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讨论很热烈,痛心疾首,愤世嫉俗,沸沸扬扬。有机会就近看看评奖的实地,当然难得。但我笑道:太远了。领队没理解我的意思,说:不远,很方便。我只好明确说:我想逛街。

这是实话。一直以来,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,我最想看的不是那些富丽堂皇的区域,或繁华辉煌的地标,而是近乎老旧的小街小巷,可以从触摸城市的肌理,感受历史与现实连接的脉息。

这次漫无目的的闲逛,颇有意外的见识。我在一个风俗和理念完全不同的异国他乡,看到认真真地收录了中国儿歌原文的外国出版物。

那首儿歌的歌名是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》。歌词耳熟能详:我在马路边,捡到一分钱,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。叔叔接过钱,对我把头点。我高兴地说了声:“叔叔再见!”

是该国大众出版社编辑印制的一本世界

小时看多了侠义作品,英雄情结泛滥,爱上写作之后,一心想写英雄。大学一毕业,就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上北京,寻访闻西老家走出的长征先锋杨成武上将。后因工作关系,我接触到的将军和英雄越来越多,深切感受到“将军百战死”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况味,看到了英雄的人情味、烟火气和赤子情怀。我在给他们树碑立传时,自然较多地对他

渐渐地,我也看到了宏大叙事的局限,便也尝试着剪裁边角夹杂着写些小文章,有意识地从仰视到平视,结合茶米油盐

和若干花絮,来写他们的平凡心,不意也大受欢迎,可謂是英雄烟火味,也抚凡人

心。参加工作一年多后,我们一群挤住在一间大屋的年轻人搬进了将军省长刘永生的故居。我分到的

看街头巷尾叫卖杏子的小贩渐渐多起来,便知道夏天到了。待等某一日突然发现市场上的杏子了无踪影,便知道夏天已悄然过去。

“杏子黄金色,筠笼出薊丘。味甘醒午寝,可是督诗郎。”苦夏的午后来几颗杏子吃吃,消暑解乏,神清气爽。杏子属北方水果,在南方似乎没见过有种植杏树的。上海有吗?

水果之中,杏子并不像其他品种,一年到头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。杏子只在当季方才吃得着。数九寒天,你突然想吃新鲜杏子,只能买个罐头解解馋。有人见过隆冬腊月里叫卖光鲜水灵的杏子吗?也曾听闻,有人试图想通过大棚种植,可无论枝接或芽接,种出的杏子吃是能吃,却分明已经跟记忆中的味道大相径庭——根本没有杏子味。

幼时有年暑假,母亲带我去父亲下放的农场看他。吃到当地特有的一种土杏。个小皮厚,更适合泡酒。那也是

我平生初次见识“杏子酒”。

那是一个位于晋北大山深处的小

欧洲小街

陈世旭



儿歌选集,收录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儿歌,一个国家一首。同时印有该国和儿歌原创国的两种文字。出版的目的,显然是向该国读者——首先是小读者介绍世界各国儿歌。选择的标准很明确:健康、向上、活泼,同时体现儿童教育的水准,深蕴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智慧性内容。书是硬面精装。内页的插图和每页都有通栏图案全为彩色。出版社负责人介绍说,书的销量很好,是该社盈利的图书之一。

让我感触至深的是一个文明国家对异国文化的尊重,以及吸纳而不是狭隘排斥的胸怀。

入选的这首中国儿歌受到特别重视。文字之外,还有少年向警察敬礼的插图。书出版的时候,特地请了第一个演唱这首儿歌的中国歌唱家到首发式上演唱。

这家出版社在一条小街上。街道朴素、安静、整洁,两边的窗台盛开着不知名的鲜花,窗下时见彩色的遮阳伞和咖啡座。出版社外观陈旧,里面的楼道和办公室很局促。书架、办公桌油漆斑驳,地板被鞋子踏出了明显的痕迹。所有员工不到三十人,每年上交利税 2000 万该国克朗(约 9 克朗兑 1 美

元)。经营运作方式完全是市场化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。出版定位是编辑出版内容健康、面向大众、有普及性的图书,“从来没有出过,也决不会出宣扬性和暴力的书”。我问后面这类书在当地是否更有市场,更畅销。负责人很不屑地回答说:我们不出那类书,因此也不关心它的发行情况。

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对作家的爱护:只要认准了是“一个优秀的、有文化价值的作品”,而不是冠冕堂皇、虚张声势的文字垃圾,即使发行预期只能卖出一千本,他们也一定按第一次印刷五万册计算,然后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付给作者版税。还有更进一步的措施:为促使作家写出受读者欢迎的书,图书馆用心良苦,读者每借阅一本书,图书馆即向该书作者支付一笔酬金,以报偿其精神产品的使用价值。

看来,与流行文化相对的精英文化的窘境,是全球性的。即使是在物质生活富有、受教育程度广泛、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甚高的国家也不例外。全世界都可说没有奇迹。但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。尽管这努力有一点像“西绪弗斯的劳动”。对人类精神层面保持专注的关切,并尽力地作出应有的努力,这应该是文化建设者的一种良知吧。

走出书店,在街边的咖啡座静静坐下,不加糖的咖啡袅袅地散发着我特别喜欢的香气。

我会永远记住这条欧洲小街。

且以烟火留英雄气

钟兆云

今年 5 月间,该文被公众号和热心人士转发,引来许多知情者继续打捞记忆。退休厅长老王告诉我,将军离休后,此楼曾分出几间给省委办公厅要结婚的干部,一干部整理时大发牢骚说,一进厨房、锅台,都能刮出一脸的油烟,“李智那会是我们的处长,正带着我去看望他们搬家,一进门就听到这句话,老李哈哈大笑,还说,要小心哦,那是刘少将的风水,

不要弄掉了……几十年一晃而过,那音容笑貌犹在耳边。”他勾沉的往事发生在我搬住将军楼之前,他提到的老李,后来升任我单位主持工作的副主任,正是在他的力排众议下,我大学毕业时得以破例留省城。老李当年就是刘将军的部属,是我们这代同事最尊敬的直接领导,他逝后多年,却一直活在我的文字里,“永生”在我的心中。已成名医的王老弟则说,“依稀还记得房子木质结构,很简陋,只是不知是将军楼”。年轻干部探源后感叹:“原来将军

楼就在省纪委的停车场,我们小一辈遗憾未能眼见它,幸而有您的文字将它留传下来、屹立不倒……美好的记忆总是让人难以忘怀。”一位将军也说:“你的将军缘,有天成,有自投,让我十分感慨”,当代将军多看看这些文章,“向战争年代的将军学习”。这些读后感言,让我内心充满温暖。

今后的今后,我还愿意一如既往地多写写英雄身上的烟火气,留住他们的声音,勾勒他们的肖像,让他们的整体形象更可亲、更可爱,也更可敬。

冰西瓜

皮皮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好在于那时候的纯粹和淳朴。我家居酒鬻弄 26 号,门口三十米处有一口井,半光滑滑半粗糙的石井栏,材质为青石,上面布满形迹可疑的勒痕。铁皮的井盖上挂着一根绳子,绳子的下面是一只竹篮子,夏天最开心的就是散步前放一个西瓜进去,等散完步回来,拎出篮子,切开西瓜,比现在冰箱里冰的西瓜好吃多了。家乡位于长三角的一个叫平湖的小县城,盛产西瓜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上海滩,那是鼎鼎有名的品牌之一。说起平湖,好像整个城都是种西瓜的,其实真正的产地,也就一个叫曹兑港的小地方,半枚邮票不到的面积。

叫自己也啧啧称奇的是:当年我刚谈恋爱,和女朋友两人能一下子吃掉一只足有十一二斤重的西瓜,谈淡情,说说爱,时间飞过。那时候的胃口才叫胃口。

楼就在省纪委的停车场,我们小一辈遗憾未能眼见它,幸而有您的文字将它留传下来、屹立不倒……美好的记忆总是让人难以忘怀。”一位将军也说:“你的将军缘,有天成,有自投,让我十分感慨”,当代将军多看看这些文章,“向战争年代的将军学习”。这些读后感言,让我内心充满温暖。

今后的今后,我还愿意一如既往地多写写英雄身上的烟火气,留住他们的声音,勾勒他们的肖像,让他们的整体形象更可亲、更可爱,也更可敬。

今后的今后,我还愿意一如既往地多写写英雄身上的烟火气,留住他们的声音,勾勒他们的肖像,让他们的整体形象更可亲、更可爱,也更可敬。

今后的今后,我还愿意一如既往地多写写英雄身上的烟火气,留住他们的声音,勾勒他们的肖像,让他们的整体形象更可亲、更可爱,也更可敬。

村落,全村人口不足百户。交通极为不便。由太原方向开来的火车每天只一列,慢车,一路上途经大站小站,逢站就停。而我们最终能到的地方,距离目的地还有近三四十里的山路。羊肠阡陌,两辆驴车无法同时并行,遇雨天烂泥飞溅,心提嗓子眼儿小步徐行,身边就是悬崖峭壁。父亲在此一住六年。

山里风凉,我玩累了自己胡乱冲个澡,爬上床去睡。耳畔嗡嗡不停。不是蚊子,是苍蝇。此地的苍蝇是“绿豆蝇”,也叫“丝光绿蝇”。比常见的那种麻苍蝇身形更大,也更好看。这家伙十分狡猾,仿佛早已熟知人世间的一切险恶,即使危如累重,它们永远能安然度过。你刚一抬手,“嗖”一声,踪迹全无。

我睡得迷迷糊糊,看见父亲举个蝇拍满屋子踱步,仰起脸来四下检视,嘴里念叨着,“红官帽,绿罗袍,啪一巴掌不见了。”是奶奶打苍蝇时的口头禅。

父亲酷爱白石老人,夏日的午后闲来无事,便模仿他画蝇。画农场的那种绿头苍蝇。画几笔,来一句,“概为其胫项间,这一道道的墨线……”我那时至多三四岁,完全不知所云。

在农场跟父亲小住,有一天,有人来请父亲去做画匠——晋北乡人闺女出嫁,家里要粉刷一新。炕围画必不可少。炕围画上千种的图案中,尤以百花图最受欢迎——秋菊冬梅兰花山茶花,四个边角也不能空,荷叶荷花填满。那些花大多为北方难得一见,闹腾腾好一个姹紫嫣红百花齐放。

绝早出门,在主人家忙一整天。待等炕围画画好,不觉已入夜。青黑的山在窗外不远处,我眼睁睁看着它,渐渐模糊,消失,彻底隐匿。天上星星舒朗的光,月亮在树梢影影绰绰,我站在院子当中的一棵枣树下,小小的影子越来越长,越来越老。忽听得父亲喊我,立

在这个村“农家乐”里避暑的,女人比男人多。傍晚散步,村里山道上看到,身边一拨又一拨闲聊的女人,都是六七十岁的白发老太太。

村庄海拔 800 米。我们住的这家,男主人在外打工,婆媳二人,一人上灶,一人种菜养禽。请了两个邻村妇女临时帮忙几个月。山上人家,一人暑日,都成了“农家乐”。

每天清晨,第一个在院子里忙碌的身影,就是婆婆。整理好需要晾晒的黑乎乎的黄精,她要去菜地采摘黄瓜、茄子、南瓜、青菜、番茄,中午就摆上了我们的餐桌。那些魂儿未离的菜,入口新鲜而糯软。我曾随她去地里摘菜,钻进菜地,看到一排排挂满小番茄的棚架,搭得结实又漂亮。她说,你边摘边吃,那才叫新鲜。

有一天大热,晚饭前,她让人到西瓜地里摘几个瓜来,切开摆上桌。对着客人说,这是我种的瓜,你们都尝尝,甜不?我咬了一大口,不仅甜,还清冽水灵。婆婆听了大家夸奖,皱纹里荡漾开的笑容,舒坦又有些羞涩。也常有一些客人没到天凉提前下山回家,她会在前一天下午,叮嘱媳妇:晚饭给他们上一个全鸭煲,欢送。

有几天婆婆病了,两位避暑的老大姐问症出方。她知道,这两位大姐都是癌症在身的病人。后来婆婆对我说,这世道,还是好人多啊。

79 岁的那位大姐,曾在部队从医,丈夫是山东汉子,从部队转业在政府机关任职,81 岁,依然伟岸挺拔。两人上山前,妻子刚开完刀,做了化疗。下山还要继续化疗。之前在海南旅游,小便连续几天出血,丈夫大惊,晚上无法入睡。她安慰:不用怕,你就当我的手来了。医生慰言,丈夫似有一丝平息。飞回杭州州术,肿瘤已大,开第二刀时,切除了邻近的器官。医生告诉她,大小化疗任你选,如小化疗,只能维持两三年生命。她冷静地对丈夫说:大化疗对我这样的年龄,身体会垮掉,我就好好陪你两三年吧,我们四处去看风景、尝美食,把最后的日子过好。丈夫答应,却一脸不忍的肃穆。

每天早上,两老在森林里的山道上蹒跚而行。妻子满头黑发(她说是基因所致),花裙飘逸;丈夫腰板挺直,头戴草帽。远看背影,恰如一对中年夫妻在林间赏花闻啼。

另一位也已年近七十。第一次见到她,恍然觉得与我母亲的面貌甚像,也是一样的温婉端庄,便有几分离切。她被大家笑称为“政委”,是她把“避暑团”十来个人的生活操持得细心周到。“团长”管“方向”,细琐之事,都由她认领。哪里看得出,就在几个月前,连续切除了甲状腺和肺部两处肿瘤。

男人们午睡醒来,打扑克、玩麻将,她已将水果摆在了客厅的桌上。团里有个人下山回家,她会去地里摘几个黄瓜,让他们路上解渴。那天,有个男人突然聊起想吃白切肉,她听着记住了。第二天早晨 5 点多,卖肉的车开到了院子里,她闻声,从三楼赶紧下来,站在车旁,指着那一扇冒着热气的猪身,对屠夫说,你给我切一块五花肉。午饭时,肥瘦相间的白切肉,摆上了餐桌。蘸了蒜泥酱油,白白的肉片送入了每个人的嘴里。男人们叫好声一片:真香啊!她看着,听着,只是温和地笑,好像自己掏出的钱值了,说:晚上还有。

她和先生要先行回家,店里的男人女人都来送他们。那位婆婆一直走到车窗前,腰上裹着的护腰,正是她快递买来送给婆婆的,让婆婆慢慢地站了起来。

山间的夏日,晚上是最舒适的。月光下,院子里微风轻拂。平时干活总带着笑意的那个帮工,坐下与我们一起闲聊。她念叨着两位癌病老人的生活点滴,说:愁也一天,乐也一天,每一天,都要快快乐乐地过。她生性喜乐,活干得认真,在座的一位大妈很喜欢她,要带她回杭州做住家保姆。她笑着应道:我还欠着盖房子的债呢,去不了,回自己村里后,要多干活,多挣钱,还债。她的眼神里,看不出一点斤斤计较的惶惶。

我们回家的那天上午,79 岁的大姐和她的丈夫来送我们,他们下午也要回家了。我握着他们的手,向他们告别,心中默默地祝愿着,这样豁达坚强的老人,他们一定会相伴着,走得更远……

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,一位平时不善言声的男人,在一起散步时,曾对我感慨地说:有些女人,内心真是刚强,有了她们,过日子,不会暗淡。

「农家乐」里的女人们

宁白



亡羊补牢



庖丁解牛

篆刻 涂建共

十日谈

夏日闲情

责编:沈琦华

人间烟火,处处真情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